

鄂南蒲圻话的词汇语法特点

詹伯慧 李元授

二十年前,我们在本学报发表了《鄂南蒲圻话的语音特点》一文(《武汉大学学报》1964年第一期)。该文曾引起日本语言学家的兴趣,1982年日本一位学者特地来华调查研究过蒲圻方言。为了进一步揭示蒲圻方言的面貌,深入地研究蒲圻方言,我们一方面对原来积累的蒲圻方音资料进行了核实,一方面将我们多年来积累的蒲圻方言词汇、语法材料整理出来,供国内外学者和读者研究参考。

蒲圻话属湖北方言的“鄂南话”。湖北方言可分为三区:第一区是“西南官话”,属北方方言,分布在湖北的大部分地区,鄂中、鄂西和鄂北大多属此区,包括武昌、汉口、汉阳、沙市、江陵、宜昌、襄阳、恩施、郧县等40多个县或市区,人口3011万。第二区是“楚语”。接近北方方言,主要分布在鄂东和鄂东北地区,包括孝感、黄冈、黄石、黄梅、广济以及鄂西的竹山、竹溪等21个县市。人口1300多万。第三区是“鄂南话”,既不属北方方言,也不属湘方言或赣方言,有自己显著的特色,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咸宁地区,包括咸宁、蒲圻以及大冶、监利,共九个县市。人口459万,其中操蒲圻话的有38万人。

所谓蒲圻话的词汇特点和语法特点,主要是与普通话的词汇、语法相比较而言。

鄂南蒲圻话的词汇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:

(一) 词形和词义方面

1. 与普通话词形相同,词义有别

①词形相同,词义范围不完全相同

a. 蒲圻话的涵义较广,普通话的涵义较窄。

吃——蒲圻话里除了“吃”的意思之外,还有“吸”(吃烟)、“喝”(吃水问题)的意思。

普通话里一般是“吃”的意思。

细——蒲圻话里除了“细”的意思之外,兼有“小”的意思,“细伢儿”即“小孩儿”。普通话不含“小”的意思。

伯伯——蒲圻话不但指“伯父”、“伯母”,而且指“父亲”。普通话一般指“伯父”。

姑娘——蒲圻话除了指“女孩子”,还有“姑妈”的意思。普通话单指“女孩子”。

b. 蒲圻话的涵义较窄,普通话的涵义较广。

面——蒲圻话一般指“面条”,而普通话的涵义较多:a)粉末:胡椒面儿。b)食物含纤维少而柔软:这白薯很面。

c)一般粮食磨成的粉:玉米面儿。

d)面条。

田——蒲圻话一般指“水田”,而普通话的意思是田地,包括地。

饭——蒲圻话指“米饭”,而普通话除了“米饭”的意思,还兼指馒头、面条。

②词形相同或相近,词义差别很大,甚至刚好相反

蒲圻话的“屋”是指整个住宅,含义相当于普通话的“房子”,而蒲圻话的“房”是指一所房子里的房间,含义相当于普通话的“屋子”。

蒲圻话的“房里”有“妻子”的意思,而普通话的“房里”是指“房间”。

③词形相同,词义完全不相干

蒲圻话的“蛮巧”用于指责别人，意思是“没有什么了不起”，如“你的数学才得了100分，蛮巧！”而普通话的意思则是“很灵巧”。

2. 与普通话词义相同，词形有别

①词义相同，词形完全不同

蒲圻话	普通话	蒲圻话	普通话
壁	— 墙	老哇	— 乌鸦
寻	— 找	齙齙	— 肮脏
硕	— 大	瞎款	— 胡说
晏	— 迟	檐老鼠	— 蝙蝠
晒	— 睡	灶鸡婆	— 蟑螂
揩	— 擦	背服儿	— 坎肩

②词义相同，词形部分不同

蒲圻话	普通话	蒲圻话	普通话
北瓜	— 南瓜	独机车	— 自行车
落雨	— 下雨	老脚儿	— 老头儿
扯闪	— 打闪	老妹郎	— 妹夫
特思	— 特意	油果子	— 油条
竹篙	— 竹竿	细伢儿	— 小孩儿

(二) 构调方面

1. 音节多少不同

有些词在蒲圻话里是单音节的，在普通话里是双音节；有些词语在蒲圻话里是双音节的，在普通话里却是单音节。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	蒲圻话	普通话
苕	— 白薯	凌冰	— 冰
崽	— 儿子	脚鱼	— 鳖
涎	— 唾沫	雀儿	— 鸟
冒	— 没有	脑壳	— 头
莫	— 不要	嘴巴	— 嘴

2. 语素位置颠倒

有些词语在蒲圻话里和在普通话里所用的语素一样，但次序颠倒。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	蒲圻话	普通话
鸡公	— 公鸡	人客	— 客人
气力	— 力气	菜疏	— 蔬菜
弟兄	— 兄弟	齐整	— 整齐

3. 语素部分不同

有些多音节的词语，在蒲圻话和普通话里，只有一部分构词成分相同，另一部分不同。

蒲圻话	普通话	蒲圻话	普通话
-----	-----	-----	-----

中时	— 中午	他啫	— 他们
大膀	— 大腿	一瞎儿	— 一会儿
舞饭	— 做饭	娘屋里	— 娘家
车身	— 转身	蛾眉豆	— 扁豆
开年	— 年初	一了日	— 一向
酒糟	— 甜酒	望板	— 天花板

4. 词尾的有无

有些词语在普通话里有词尾，而在蒲圻话里没有词尾。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	蒲圻话	普通话
花	— 花儿	儿	— 儿子
女	— 女儿	麦	— 麦子
相片	— 相片儿	剪刀	— 剪子
后门	— 后门儿	嫂嫂	— 嫂子

有些词语在蒲圻话里有词尾(噶、巴)，而在普通话里没有词尾。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	蒲圻话	普通话
梨噶	— 梨	泥巴	— 泥
虾噶	— 虾	嘴巴	— 嘴
屉噶	— 抽屉	盐巴	— 盐
手袱噶	— 手帕		

5. 词尾的异同

有些词语在蒲圻话和普通话里都有词尾，而且词尾相同。

蒲圻话	普通话	蒲圻话	普通话
男伢儿	— 男孩儿	一滴儿	— 一点儿
酒塔儿	— 女孩儿	一歇儿	— 一会儿

有些词语在蒲圻话和普通话里都有词尾，而词尾不同：

①蒲圻话是“噶”尾，普通话是“子”尾或“儿”尾。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	蒲圻话	普通话
桌噶	— 桌子	桃噶	— 桃子
箱噶	— 箱子	枣噶	— 枣儿
坛噶	— 坛子	豆噶	— 豆儿
瞎噶	— 瞎子	钩噶	— 钩儿

②蒲圻话是“子”尾，普通话是“儿”尾。

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	蒲圻话	普通话
碟子	— 碟儿	小辫子	— 小辫儿
篮子	— 篮儿	小摊子	— 小摊儿

(三) 词源方面

蒲圻话里也有从外族语言中吸收进来的

词语，但跟普通话及各方言比较，特点不显著，这里从略。下面仅从继承古语词和方言本身的创新两方面来谈。

1. 从古语词继承下来的

蒲圻话里保留了不少古语词，其中动词最多，名词、形容词次之。多数是单音词，也有双音词。如：

炙(考) 跼(蹲) 噍(咀嚼)
 斫(用刀砍) 跏(睡) 眼(腋)
 馘(清洗) 郎(女婿) 企(站)
 颀(淹水) 索(绳子) 馡(瘦弱)
 竹篙(竹竿) 几多(多少) 是必(必定)

2. 蒲圻话中特有的语词

①反映气候时间方面的。如：

落雨(下雨) 落雪(下雪) 凌冰(冰)
 这么节儿(这时后) 那么节儿(那时后)

②反映蒲圻特殊事物方面的。如：

笕箕(淘米用的圆竹器) 篮盆(盛谷物等用的圆竹器)

板罾(用罾捕鱼) 毛栗嚙(一种野生小栗子)

③反映蒲圻人生活生产特点的。如：

斫柴(用柴刀砍柴棍子) 苕窖(藏白薯的地窖)
 糟房(酒厂) 麻炉屋(熏麻的房间)
 洗牙齿(漱口) 信壳儿(信封)

④反映蒲圻风俗习惯方面的。如：

长尾巴(过生日) 接媳妇(娶亲)
 后来娘(后母) 被窠戏(木偶戏的一种)
 斗笠(用大竹叶做的戴在头上的雨具) 木屐(木制有铁钉的雨鞋)
 肉糕(肉鱼剁成的糕状佳肴) 捺雨(淋雨)

⑤反映宗教迷信方面的。如：

圣跤(两跤一仰一俯) 阴跤(两跤均俯)
 阳跤(两跤均仰) 抱腰(抱住产妇的腰，以帮助产妇分娩)
 钱纸(给死人烧的纸) 收吓(医治受惊孩子的迷信活动)

鄂南蒲圻话的语法特点有以下五个方面：

(一) 蒲圻话有自己的表示语法意义的形态变化。

1. 蒲圻话的人称代词，单数变复数是通过特殊的形态变化来表示的，不是加“们”，

而是“啫”/tseˊ˥˥]。

单数人称代词	复数人称代词	备注
我 [ŋo ³¹]	我啫 [ŋo ³¹ tʂeˊ˥˥]	复数相当“我们”
你 [n ³¹]	你啫 [n ³¹ tʂeˊ˥˥]	复数相当“你们”
他 [na ⁴⁴]	他啫 [na ⁴⁴ tʂeˊ˥˥]	复数相“他们”

蒲圻话人称代词的敬称，单数变复数也是通过特殊的形态变化加“啫”来表示的。

蒲圻话人称代词的敬称是在人称代词后加上表示敬称形态的□[ŋeˊ˥˥]或□家[ŋeˊ˥˥kaˊ˥˥]。

单数人称代词	单数人称代词的敬称	备注
单数第二人称	你□ [n ³¹ ŋeˊ˥˥] 你□家 [n ³¹ ŋeˊ˥˥kaˊ˥˥]	相当于“您”
单数第三人称	他□ [na ⁴⁴ ŋeˊ˥˥] 他□家 [na ⁴⁴ ŋeˊ˥˥kaˊ˥˥]	他的敬称

蒲圻话人称代词敬称的复数，是在人称代词敬称的单数之后再加上特殊的形态“啫”来表示。

复数人称代词	复数人称代词的敬称	备注
复数第二人称	你□啫 [n ³¹ ŋeˊ˥˥tʂeˊ˥˥] 你□家啫 [n ³¹ ŋeˊ˥˥kaˊ˥˥tʂeˊ˥˥]	你们的敬称
复数第三人称	他□啫 [na ⁴⁴ ŋeˊ˥˥tʂeˊ˥˥] 他□家啫 [na ⁴⁴ ŋeˊ˥˥kaˊ˥˥tʂeˊ˥˥]	他们的敬称

2. 蒲圻话利用声调的变换来表示词义或词性的不同。如“冲”[dʒon⁴⁴]是平面上前后左右的冲动，例：“摩托车dʒon⁴⁴过河去了”。“冲”[dʒon²¹³]是自下而上的冲动，例：“泉水dʒon²¹³起来尺把高。”又如“锯”[ke²¹³]是锯木材的劳动，例“一根树ke²¹³两截”。锯[ge³³]是扯皮拉筋，例：“他啫又在ge³³么事。”

3. 蒲圻话里有一个动词形态“嗽嗬”[e³³te]，它常常跟在单音节动词后面表示动作的量，使这个动词“A—A”或“A—下”的意思。如：

说嗽噶——说一说或说一下儿

[ʃueʔ⁵⁵e³³te]

玩嗽噶——玩一玩或玩一下儿

[uan²⁴e³³te[•]]

看嗽噶——看一看或看一下儿

[gei²¹³e³³te[•]]

4. 蒲圻话的形容词有一种“××A”的重迭形式。如：

滴滴小——很小

溜溜圆——很圆

帮帮硬——很硬

5. 蒲圻话的动词和象声词有一种独特的重迭式：动词或象声词本身重迭“AA”，加上词尾“甚”，组成“AA甚”的结构。如：“跑跑甚”（动词重迭加“甚”）。它在句中可充当状语、补语和谓语。如：

他跑跑甚来了。（作状语）

火车开得呜呜甚。（作补语）

树叶儿飘飘甚。（作谓语）

（二）在词与词的组合方面，蒲圻话也有特点。

1. 普通话的量词一般不单独跟名词结合，常是“数词——量词——名词”这样的结构，而蒲圻话除此之外，还有“量词——（把）——名词”的结构。“把”在这里是“约”或“左右”的意思。“角把线”是“约一角线”。再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	蒲圻话	普通话
个把人	约一个人	件把衣	约一件衣
本把书	约一本书	亩把地	约一亩地

2. 蒲圻话的“数词——量词——名词”结构，其量词的搭配有自己的特色。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
一根烟	一支烟
一口针	一根针
坐了一歇儿	坐了一会儿
落了一歇儿雨	下了一阵雨

（三）蒲圻话与普通话的语序不尽相同。

1. 普通话带“着”的存现句，其宾语在蒲圻话里是施事主语。如“台上坐着主席团”，蒲圻话不能按照这样的语序说，只能说：“主

席团坐在台上”。“主席团”由宾语变为主语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再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
一些人站在街上。	街上站着一些人
一个老脚儿踏 倒门口。	门口蹲着一个老头子。

2. 双宾语的位置不尽相同。普通话里指物的宾语放在指人的宾语之后。蒲圻话往往相反，指物的宾语在前，指人的宾语在后。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
把一支笔我。	给我一支笔。
借两块钱他。	借他两块钱。

3. 状语的位置不尽相同。普通话里一般是状语在前，中心语在后，而蒲圻话却有一种“动词谓语+在”的句式，“在”相当于普通话的“正”“正在”，通常放在句末，表示动作正在持续进行。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
他翻倒在。	他正睡着。
细伢儿坐倒得高底在。	小孩儿正睡在 桌子上面
包嚙搁倒柜子里在。	包子正放在柜子里。

4. 补语的位置不尽相同。普通话里一些表可能与否的补语通常置于宾语之前，蒲圻话往往把补语置于宾语之后。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
老弟买得蛮多东西倒。	弟弟买得到许多东西。
我看得这场电影倒	我看得这场电影。
隔壁的三儿开得汽车倒。	隔壁的小三儿开得到 汽车。

（四）蒲圻话与普通话的句子结构不尽相同。

1. 蒲圻话的被动句所用的介词不同。普通话的被动句，或是通过专门的介词“被”来表示（多见于书面语），或是借用动词“给”来表示（口语还有“叫”“让”等）。蒲圻话没有相当于普通话“被”的专用介词，而用独特的介词“把倒”表示被动。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
树叶儿把倒风吹落了。	树叶儿被风吹掉了。

这本书把倒小明了。 这本书给小明了。
包嘚把倒狗嘚吃了。 包子让(或叫)狗子吃了。

2. 蒲圻话的动宾词组中间一般不夹助词“着”，而普通话一般带“着”。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
老弟正在唱歌。	弟弟正在唱着歌。
老脚儿正搭老妈儿说话。	老头子正在跟老太婆说着话。

3. 蒲圻话里，动词后带“得有”再带宾语，即“(动词)+得有+(宾语)”的格式，主要表示事物的存在，普通话里没有这样的说法，一般用“(动词)+了(或着)+(宾语)”的格式来表示。书面语里有时用“(动词)+有+(宾语)”来表示。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
你身上带得有 <u>钱嘞</u> ?	你身上带了(着)钱吗?
我带得有 <u>钱</u> 。	我带了(着)钱。
拐棍上刻得有 <u>花纹</u>	拐杖上面刻有花纹。

4. 蒲圻话里，有“(动词)+得嘞”的说法，用于询问动作是否有可能或是否被允许。普通话没有这样的说法，大多数用“能+(动词)吗?”或“能+(动词)+不能+(动词)?”来表示，有时也说“(动词)+得+(动词)+不得?”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
这双帽你穿得 <u>嘞</u> ?	这双鞋你能穿 <u>吗</u> ?
	这双鞋你能穿 <u>不能穿</u> ?
	这双鞋你穿得 <u>穿不得</u> ?

蒲圻话里回答以上问话，一般用“(动词)得”表示肯定或允许，用“(动词)不得”表示否定。普通话一般用“能(动词)”或“可以(动词)”表示肯定或允许，用“不能(动词)”来表示否定。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
这双鞋你穿得 <u>。</u>	这双鞋你能穿(可以穿)。
这双鞋你穿不得 <u>。</u>	这双鞋你不能穿。

5. 蒲圻话里，动词后带“得起嘞”或“得起嘞”，是问话，表示询问动作有无可能性。

动词后面带“得起”表示动作可能做到，有肯定的结果；动词后带“不起”表示动作不可能，没有肯定的结果。而普通话用“起来”“完”等词语作结果补语。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
这担萝卜你挑得 <u>得起嘞</u> ?	这担萝卜你挑得 <u>起来</u> 吗?
挑得 <u>起</u> 。	挑得 <u>起来</u> 。
这篇稿子你明日写得 <u>得起嘞</u> ?	这篇稿子你明天写得 <u>完</u> 吗?
写不 <u>起</u> 。	写不 <u>完</u> 。

蒲圻话里，可以用“得不得+(动词)”的格式来询问或猜测动作的可能性。而普通话一般用“会不会+(动词)”来表示。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
小马得 <u>不得</u> 来?	小马会 <u>不会</u> 来?
小赵得 <u>不得</u> 走?	小赵会 <u>不会</u> 走?

蒲圻话里，回答以上问话，一般用“不得+(动词)”、“可能要+(动词)”等形式。而普通话用“不会+(动词)”、“可能会+(动词)”等形式。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
小马 <u>不得</u> 来 <u>嘞</u> 。	小马 <u>不会</u> 来的。
小赵 <u>可能</u> 要 <u>来</u> 。	小赵 <u>可能</u> 会 <u>来</u> 。

7. 蒲圻话里，有“(动词)+很了”“(形容词)+很了”这样的词组，把“很”这个副词紧贴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后面，再带上“了”构成动补结构的词组，表动词和形容词的程度。普通话没有这种说法，一般用“太+(动词)+了”、“(动词)+得+过分”、“(动词)+得+太厉害了”、“太+(形容词)+了”的格式来表示。如：

蒲圻话	普通话
你莫累 <u>很了</u> 。	你别太 <u>累</u> 了。
累 <u>很了</u> 要 <u>得病</u> 。	累得 <u>过分</u> 会生病。
日头晒 <u>很了</u> 。	太阳晒得 <u>太厉害</u> 了。
妈阿把老么惯 <u>很了</u> 。	妈妈对么儿子太 <u>娇惯</u> 了。

8. 蒲圻话里有“(动词)+惨了”、“(形容词)+惨了”的说法，用“惨”作程度补语表示动词和形容词的程度。普通话一般不这样说，而用另外的形式表示。如：

蒲圻话

头头把他整惨了。
伯伯气惨了。
妈阿把大儿子骂惨了。

这几日婢娘忙惨了。

普通话

头头将他整得很惨。
爸爸气坏了。
妈妈将大儿子骂得很厉害。

这几天婢娘忙极了。

9. 蒲圻话里常用“脱”来作结果补语。普通话里“脱”除了“摆脱”“逃脱”等词组外，作结果补语的情况不多。蒲圻话里作补语的“脱”，普通话说用“掉”“出”等词表示。

蒲圻话

扒手跑脱了。
你逃不脱我的手心。

普通话

扒手跑掉了。
你逃不出我的手心。

10. 蒲圻话以否定副词“嘞噻”(没有)置干陈述句末而构成反复问句。如：“他来嘞噻？”意为“他来了没有？”

(五) 几个虚词的用法。

1. “倒”的用法

蒲圻话里动词后的“倒”[tau¹]，相当于普通话的“着”[tʂe¹]、“到”[tau⁵¹]、“着”[tʂau³⁵]、“了”[liɑu²¹⁴]等。

① 蒲圻话的“倒”，相当于普通话的助词“着”[tʂe¹]。如：

蒲圻话

眼倒看书要坏眼睛。
搁倒，莫拿走了。

普通话

睡着看书要坏眼睛。
放着(下)，
别拿走了。

② 蒲圻话里的“倒”，相当于普通话的“倒”[tau⁵¹]或“着”[tʂau³⁵] (动词作补语)。如：

蒲圻话

把画儿巴倒墙上。
还是小王猜倒了。

普通话

将画儿贴到墙上。
还是小王猜着了。

③ 蒲圻话里的“倒”，相当于普通话里动词补语“了”[liɑu²¹⁴]。如：

蒲圻话

哪个管得倒你嘞！
我管不倒那么多。

普通话

谁管得了你呀！
我管不了那么多。

2. “诶”的用法。

蒲圻话里的助词“诶”[KO¹]，相当于普通话的助词“的”。

① 蒲圻话里的“诶”，相当于普通话的助

词“的”。如：

蒲圻话

图书馆诶书真多。
这是伯伯诶袜子。

普通话

图书馆的书真多。
这是爸爸的袜子。

② 蒲圻话里的“诶”，相当于普通话的语气助词“的”。如：

蒲圻话

这双袜子是伯伯诶。
你是几时到武汉来诶。

普通话

这双袜子是爸爸的。
你是啥时候到武汉来的。

3. “把”的用法

蒲圻话里的“把”与普通话的“把”用法有两点不同：

① 蒲圻话的“把”，相当于普通话的动词“给”。如：

蒲圻话

把我一把刀子。
你把不把？不把算了！

普通话

给我一把刀子。
你给不给？不给算了！

② 蒲圻话的“把”相当于普通话用在动词后的介词“给”。如：

蒲圻话

钱，算把他！
这一回我还是输把他了。

普通话

钱，算给他！
这一次我还是输给他了。

4. “搭”的用法

蒲圻话里的“搭”[taʂ⁵⁵]，可以作动词用。“去车站搭车。”意思是“去车站乘车。”“在田边搭个棚！”意思是“在田边架个棚子！”除此之外，蒲圻话的“搭”还可作连词用。如“莫搭他玩！”意思是“别同他玩！”

主要参考文献

1. 袁家骅等著《汉语方言概要》(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2月第1版)。
2. 詹伯慧著《现代汉语方言》(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)。
3. 湖北省方言调查指导组编著《湖北方言概况》(内部油印本1960年9月)。
4. 陈有恒撰《鄂东南方言的特征》(咸宁师专学报1979年第二期)等论文。
5. 陈有恒撰《蒲圻方言》(内部油印本)。
6. 詹伯慧、黄家教《关于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的问题》(《武汉大学学报》63年第1期)。